

# 云水山房杂诗

邵燕祥

夜梦冯友兰仍健在其晚年着力之作  
《中国哲学史》第七卷出版投诗贺之  
先生原是古之儒，北去南来返帝都。不是一人能  
百岁，那能辩难出新书。

偶得

天地一蜉蝣，生还偶然遂。何敢望晚年，优游以  
卒岁。

收拾旧书物忆及“百年无废纸”语

新纸堆连故纸堆，百年只怕化灰飞。文阡字陌花  
开晚，何日花开再说归。

闲情口占一绝打油

并非怕死却贪生，难道朝朝暮暮情。说梦口干求酒  
醉，画云纸薄趁风轻。余年好在饶余味，晚景犹堪赏晚  
晴。喜对老妻和老友，还他一个老顽童。

寄武贺七旬寿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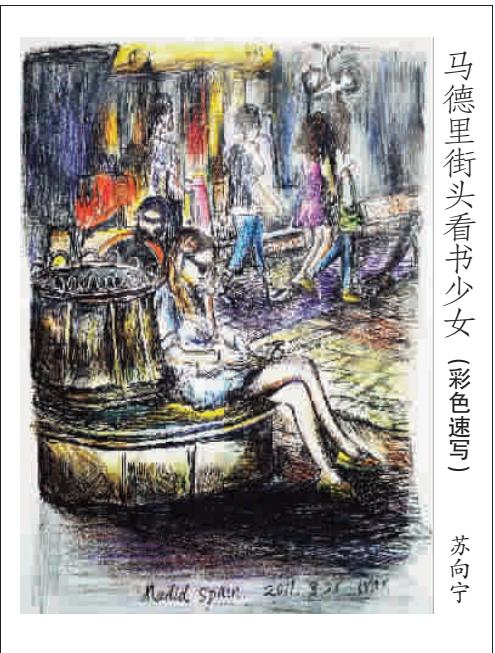
也曾年少未知愁，红楼瘦到四牌楼。惯见文坛繁  
毁誉，忽传说部署曹刘。不应晚景伤孤独，每忆生辰唤自  
由。掷笔长吁过子夜，下弦窗外月如钩。

行年八十几儿女孙辈拟议庆生有感

年年春晚到芒种，二十四番花信风。儿戏染衣桑葚  
紫，亲情照眼石榴红。一家悒悒从天性，八秩光阴逐乱  
蓬。向暮余生来日短，善缘有幸结三生。

八月初度

夜来云气欲排山，晓拭长空特地蓝。回首百年成  
转瞬，凌空千仞是遥看。来生那似今生重，形下何如形上  
宽。漫道初飞曾翦羽，苍茫大块任盘桓。



马德里街头看书少女(彩色速写)

苏向宁



位于武康路的巴金先生的故居。我喜欢窗前那两株高大的玉兰树，那天阳光很好，树上有喜鹊在叫，少许的白玉兰挂在枝头，像巴金先生留下的真话，熠熠闪光。小林老师说，以前杂志社的编辑们，经常在这里讨论稿子。从这两个院落出发的《收获》，自然会气质不俗。我对引领我们参观的巴金研究会的周立民先生说，你能在这样的院落工作，真是福气！我相信他在这儿写就的评论文字，一定不同以往，别开生面。



从巴金故居出来，我们叫上李国焯，在武康路附近的一家餐馆吃午饭。饭后意犹未尽，小林老师提议喝咖啡聊天。我们四个女人，在一家小店的露天咖啡座晒着太阳，像几个逃学的女生，无拘无束地聊着天。我们嗓门都很高，时而放声大笑，惹得店主不时从吧台探过头，张望我们。

其实《收获》杂志也有优秀的男编辑，像相识多年的程永新，像不相识的叶开。程永新是许多优秀作家信赖的编辑和知心朋友，但在我眼里，他一直是那个桀骜不驯的大男孩，他对《额尔古纳河右岸》的鼓励，我一直记在心中。

在《收获》的大合唱中，因为与我接触的多是女编辑，熟悉她们，喜欢她们，更多地聆听了她们的声音，因而写下了与她们交往的点滴。愿这样的声部，无论在《收获》多少年的生日中，都不会衰落！

了，看来真正的美丽是朴素的。我还有一部中篇，写一对农民工夫妻在中秋之夜，乘火车相互探望对方却遗憾错过的故事，最初的篇名是《慢车协奏曲》，小林老师和肖元敏都说不好，缺乏情感色彩，这样我又拟了两个，仍是不好。肖元敏劝我别急，说发稿时间还来得及，暂时把它放下，实在不行就用原题。这招很灵，你不挖空心思想它，去做别的事情，等再回到这篇小说时，标题就从心里生长出来了，它就是《踏着月光的行板》。

我的作品一九九〇年开始登上《收获》杂志，至今二十多年了。我已长白发了，这份巴金先生创办的杂志，历经半个多世纪的风雨，在市场经济的冲击下，依然青春，沉实大气，魅力四射。在我发表的五百多万字作品中，刊登在《收获》的占了六分之一，长、中、短篇均有，且都是我比较满意的篇章，难怪我的一些读者，在百度迟子建贴吧留言，称《收获》是我的“老家”。记得王安忆说过，她写了满意的作品，首先会想到给《收获》，我也有相同的心情。所以肖元敏每次组稿，只要我手头正写着东西，几乎是毫不犹豫就答应给她。在我眼里，《收获》就像寺院的一座钟，一个作家要想聆听它那涤荡肺腑的文学之音，就用自己好的作品，去敲响它吧。

今年五月我去上海参加一个活动，刚好小林老师在沪，肖元敏也刚从加拿大回来，我们相约着在巴金先生的故居见面。在热闹的海滩，我记忆中幽静的院落，位于巨鹿路《收获》杂志的办公处是一座，现在又多了一座，就是

“七宝”作为地名，其由来一般说法有两种：一是据民间传说，说当地曾有飞来佛、余来钟、金鸡、玉篲、玉斧、神树和金字莲花经等七件宝物，故名七宝。这仅是传说，作为地名之源恐不足为据。

二是因七宝教寺而得名。南宋绍熙《云间志》记载：“七宝院，在县东北七十五里，原系福寿院，大中祥符元年，赐今额。寺有五代时松，今已合抱。”可后来又有所不同说法，称此寺原名福寿庵(院)，又名陆宝庵，是陆机、陆云(世称二陆)家祠，原址在松江陆宝山。因陆宝山的山泥可制陶器，到唐代时人们将土挖尽而

## 七宝地名的由来

张乃清

“居民繁庶，商贾云集，文儒辈出，盖邑之巨镇。”可见时人称“镇无旧名，缘寺得名，寺无他重，因镇推重”，确实可信。“七宝”是佛教常用名词，在佛经上屡见不鲜。山西平顺、浙江金华等地都有七宝寺或七宝塔，其名均取自佛经。所谓佛家七宝，佛经所列有四种说法，但大同小异，如《法华经》《般若经》称是金、银、琉璃、碎磲、玛瑙、珍珠、珊瑚。据此，可以《云间志》所载为准，说明五代时这里就有福寿寺，并植下桧树，北宋大中祥符年间由皇帝赐名七宝教寺。而七宝之名极可能取自佛经。

品。后来根据个人的兴趣爱好和发展趋势，方世聪进了上海美专油画系，张培础进了上海美专国画系，我进了上海中国画院，1960年底举行了拜师仪式，师从程十发、樊少云。进画院后的相当长一段时间，我时常回到母校，和美工组组员一起畅谈学画心得，并带一些我的画作给他们观摩，以重温美工组那温馨的氛围。我忘不了在美工组的日子，也忘不了张文祺老师，他是激发我们艺术智慧、浇灌我艺术之花的出色园丁。(作者为国家一级美术师)

### 十日谈

明请读一篇《给我一把金钥匙》。

但不不管是初审二审还是终审毙掉的稿子，李国焯在退稿信中，总会把大家的意见简要写上，这对刚踏上文学之路的我，帮助很大。一九八八年，我在京参加鲁迅文学院首届研究生

## 《收获》的女声部

迟子建

班的学习，有一天班级来了两位年轻的女编辑，她们是《收获》的李国焯和钟红明，她们高高的个子，苗条清秀，背的牛仔包带子很长，给人飘逸的感觉。而且与我想象的不同，她们很干练，说话干脆利落，嗓门不小，像东北人，我有点见到邻家姐姐的感觉，很亲切。认识李国焯后，一有新作，我多半寄给她，她做我的责编，直至退休。她退休前，我们通过一次电话，问及郭卓老师，她说她晚年身体不好，已不在了，听了心下戚然，我一直怀念着这位把我介绍到《收获》的引路人。

未肖元敏和李小林前，就与她们有声音的接触。她们打来电话，基本都是我留用的稿子有商榷之

处，她们提出一些意见。我很奇怪，《收获》的女编辑们身居沪上，但她们说话，没一个轻声细气的，好像她们的心底都深藏着一股泉，能发出清澈的回响。尤其是主编小林老师，她有

一副亮堂的好嗓子，当她说到激动时，你在听筒这边，简直是在听花腔女高音的歌唱。《额尔古纳河右岸》发表前，我与小林老师有过多次的电话交流，她在赞赏这部作品的同时，提出叙述者“我”的形象的一些遗憾之处。虽说定稿了，但我还是打开原稿，仔细研读，觉得她说得有道理，于是又改了一稿，其中几处比较动人的细节，就是最后一稿写就的。

《收获》的编辑们关于作品的修改意见，大到标题的修改，小到一个句子或是一个词的润色。比如短篇《逝川》，我初稿的标题是《美丽的逝川》，她们说《逝川》就很好，加“美丽”是画蛇添足。去掉“美丽”，标题的意境果然出来

灵台无计逃神矢，风雨如磐暗故园。寄意寒星荃不察，我以我血荐轩辕。

正是中国的知识分子抱有忧患意识，从“五四”新文化运动开始，在探索挽救国家民族危亡的道路上，经过长期的浴血斗争，终于找到了社会主义可以改变中国悲惨命运的道路，创立了国家独立、民族解放的史无前例的光辉历史。

这光辉历史证明，忧患意识是知识分子投入推动改变中华民族命运行动的思想动力。

为什么忧患意识是动力呢？因为有了知识，就会思考问题，接触现实，考察得失，形成主观判断。忧患之感，感然而生，革命使命感和兴亡的责任感，就促成行动。绝不能“姓名初记可以休”。

## 傍晚时分

黄惠子

时常在将近天黑的傍晚时分张望这座城市的一举一动，觉得此际天色总容易为周遭渲染一种柔和。道路还是拥挤，脚步还是纷繁，车水马龙的川流不息，川流不息。而天幕就要黑下来。这里面有一层渐渐放缓的光晕，叫人定定踏实着。想起那一句“到家发个短信给我”，再简单不过的言语，你曾对谁说过，谁曾对你说。华灯初上，你就会看见里面有你的光亮。

我自幼喜欢画画，当时就凭着兴趣照着香烟牌子、连环图片，照着旧小说前面印的人物肖像以及旧时拓印本上的人物、山水依样勾描，简直到了着迷的地步。

1955年下半年，我进入大同中学，先是读三年初中，记得刚开始为我们上美术课的是一位年纪较大的叶振浩老师。两星期才一节的美术课是我最喜欢上的，可是两个星期才45分钟，真是等等等不来，我心里真想天天上美术课。到了高中，就没美术课了，只能时不时地偷偷在课堂画几笔……

庆幸的是学校来了一位年轻的美术教师张文祺，他在学校办起了美术兴趣小组，当时

叫美工组。他以全新的方法辅导我们这些对美术怀着浓厚兴趣的学子。首先他注重写生速写，包括人物素描写生以及石膏素描速写。美工组成员几乎经常当模特儿，大家你画我，我画你。老师还带领我们在学校里画校园风景，直到我们掌握平行透视、焦点透视。他要求我们平时多画速写，我们每次下乡劳动都带上速写本，有空就画起来。他还请学校里国画知识的老师为我们上国画知识课，有时还让老组员给新组员做示范……

张老师很注重我们的实践锻炼，经常让小组成员为学校黑板报《旗手》画报头及装饰，

画大型的宣传乃至上街画大幅壁画。记得在大搞技术革新的年代里，我画过饲养场机械送料；在学校大操场进行滑翔机飞行活动后，我画了一幅《滑翔机要起飞了》。我画的一幅《快马加鞭，一日千里》，被登载在1958年6月1日《解放日报》的儿童专版上，有多幅作品参加了全国少儿画展，有的还选送到国外展出，还有一幅《技平图》在青少年宫展出，获得了上海市青年美展三等奖。就这样，我们学到的基础知识在实

## 我艺术生命的摇篮

毛国伦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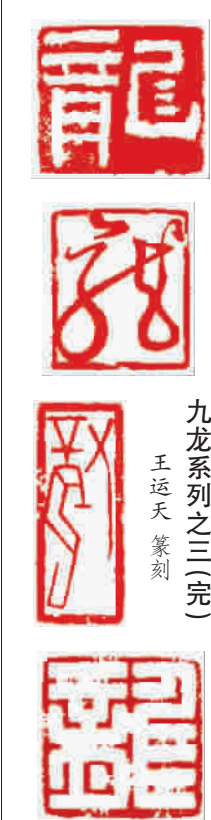
践中得到了发挥和提高。中学生活终有结束的一天，张老师一直在思考美工组学生未来的出路，他多么想将我们每一个都输送到全市乃至全国的美术单位去。他组织我们参观美术电影制片厂，观摩《骄傲的将军》等几部优秀美术片，把几个同学介绍给美影厂的设计钱家骏老师。也是在张老师的带领下，学校的美工组在社会上有了



苏东坡写过一篇古风体的诗，内容是谈书法艺术的，可是在开篇就写道：“人生识字忧患始，姓名初记可以休。”他的忧患引出解说的感慨，似乎因为识字，对人生世事就不免懂得多了，在历代知识分子中就形成一种忧患意识。正如东林书院门前悬挂的一副对联，是顾宪成写的——

风声、雨声、读书声、声声入耳；家事、国事、天下事、事事关心。这就表现了东林书院的读书人对国家、民族的前途、民生疾苦的事事关心，大有以天下为己任的抱负。

顾宪成反映的是对明代社会的忧虑，是宦官魏忠贤把持国事造成的荒淫无道、民不聊生的现状，因此东林书院愤而揭露宦官篡政的罪恶，起而反抗，形成民间的一股清流，但却受到了镇压、迫害，历史的记载就是东林党祸。可是东林书院的忧患意识，却为历代中国知识分子所重视，明末清初的顾



九龙系列之三(完) 王运天篆刻